



12
2981
3





故
橫山有策氏
昭和四年五月
寄贈

外三冊

宣尼大勳贊

稽膺泚泚樂音羣萃兩楹畢竭
呖數悉隔而材皓謂麟品因成
譬譬以工物物憚憚滋繼高瓦
終爾圃弱昭明聖學累世是程
主与山口

論語序說

朱熹集註

史記正義云孔子無
侯伯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
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
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
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作
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
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櫛義
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
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

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
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孔子
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
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
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
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

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
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
寇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
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
由為季氏宰隨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
隨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
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
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

為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

作顏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顏

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

既解遺衛主遽伯玉家見南

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

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

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

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簣過門事

將西見

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遽伯玉家靈公問

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

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

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數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為主司

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孔子如

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蓀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

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

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楚昭王將以書社地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有接與之歌。

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

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

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

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

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

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

孔子卒。年七十二。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

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家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

012
2961
3

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
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序說畢

大全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云愚謂二千篇之中皆可以此看

論語卷之一

吳人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
子語也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
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

德之基學者之先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
為言效也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
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
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
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
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
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
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大全朱子曰此一篇
都是先說一箇根
本又胡氏曰此篇
首取其切於學
者記之故以為多
務本之意思
奎程復曰道者
人所共由之路德
已所有獨之理如
身忠信是人所共
由之路能孝弟忠
信便是已獨有
之德才知有孝弟
忠信便是入道之
能孝弟又能忠信
便是積德之基

蒙云入道以知言積
德行言此事在
事物為道得此
道於心則為德曰
門曰基者李之所
有也大學子之明德
得於有生之初者
此之積全於已生
之後者也

蒙云味節人也孝
孝第一句似專
指氣質說
揚明云作亂心
事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
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
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
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

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

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有

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
上聲下同○有

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
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
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

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

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
既立則其道自在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

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
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

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口為孝弟之
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

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

省悉井反

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謝顯說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

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及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

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

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子曰九思之五念之也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無友不如已。

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

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

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

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

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同。○子禽。姓陳。名

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

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

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貢曰。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

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

同

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恭，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

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

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

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

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

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

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

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

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

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不敬

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

亡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矣**四十而**

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不足言矣

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不足言矣

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

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

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子游問孝。子曰。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

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

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

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察其所安。察則又如詳矣。以行其所為者也。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

君子之學也
必如
此
易解

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子曰。君子不器。器者。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

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而不周。比。必二反。○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

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

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

知之乎。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女。

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子張學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子。曰多聞闕。

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

行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

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而貴窮理也。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

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

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

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

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書周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

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

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

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子曰人

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輓五兮反軌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

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轅端上

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

人而無信○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亦猶是也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

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

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子曰：非

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

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二終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

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

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

禮記

卷八

八

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簋簋籩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

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把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計反。大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

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

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

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既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子曰。不然。獲罪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

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

信了所...

他人...

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

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大音泰。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

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

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

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鄒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黃氏曰：孔子於

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

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

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

神之所宜也。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

關雎之詩之至
在河之阿
宜其有琴瑟
鐘鼓之樂
蓋其憂雖深
而不害於和
其樂雖盛
而不失其正

神之所宜也
言周所以用栗
之意如此

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等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福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

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度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

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

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

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揚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太音泰。從。音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孔子曰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

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

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

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子曰。居上

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

仁則如
子則如
子則如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子曰。惟仁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

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

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子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

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

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

其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

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

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

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

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

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

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

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

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

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

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

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懷。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忠恕之道

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所以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上。達之義。

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井反。○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子曰。父母在不遠

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出而逸。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

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

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子游曰事

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程

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子曰數煩數也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

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

此語存之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

弟子居南宮名緇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右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骨。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

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節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

論語集注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 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弟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桴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孟武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

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

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

四書集注

白字...
...

一知二
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

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

以重警之也。胡氏曰：予曰疑衍文。不然則非

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

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

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

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剛

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

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

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

此其所以為愆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此其所以為愆爾
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
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
此仁者之事
不待勉強
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
吾亦欲無加諸人
仁也
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
恕也
恕則子貢或能勉之
仁則非所及矣
愚謂無者自然而然
勿者禁止之謂
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
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
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

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之言也。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貢問曰：孔文

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

四書集注 卷之三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子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

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

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子曰。臧文仲**

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

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在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論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四書集注 卷之三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關名穀於菟其

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

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各須無十乘四十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相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

大夫各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

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

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子在陳曰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

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

20/10/2022
20/10/2022

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

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私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

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

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

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

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

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字之意而其所言之

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

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他急行
漢注
三
二

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

分レヨリハハカクシテ
トモガナクハ益ガズ
クハカクシテハカクシテ
之レヲ名カスル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子曰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

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子日毋以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

與爾鄰里鄉黨乎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

若

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縣為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面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

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

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

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音費。

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

疾之同用
疾之重也
疾之輕也

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

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祝，宗廟

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

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其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

轉運之
直也
周也

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子曰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

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

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

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

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効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

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

魯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

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

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

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為能

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

略可見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

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

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

而不治則不國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帶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

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矣。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

也。○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

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已及人。仁者之心

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

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
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
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
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
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
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
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
雖博施濟衆
亦由此進

論語三之卷終



